

日本琉璃艺术来源探究

朱莲花

(青岛大学 图书馆, 山东 青岛 266071)

[摘要]日本收藏着古代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各种琉璃器皿。本文介绍了日本出土并收藏的琉璃制品,并分析了日本琉璃艺术与古代东西文化交流以及中国琉璃艺术的关系。

[关键词]日本;琉璃艺术;东西文化

[中图分类号]J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10-0095-03

日本的琉璃艺术主要起源于奈良时代(710~784),日本收藏着古代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各种琉璃器皿,其中比较典型的是从寺院遗址中出土的古代佛教舍利崇拜用的舍利瓶,还有一种是日本宫内厅管辖的正仓院收藏的琉璃器皿。这些琉璃器皿的主要来源是西亚(萨珊玻璃)、中国和朝鲜等国家,大概产于公元5世纪以后。每个琉璃收藏品所具有的信息如实地展现了历史的变迁,这些珍贵的琉璃收藏品是古代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物。本文以日本玻璃工艺专家由水常雄的《玻璃工艺》^①等图书以及一些网站在线资料为参考,以日本收藏的古代琉璃器皿为出发点,分析其来源和特点以及日本琉璃与古代东西文化交流的关系。

一、历史背景

日本的第一本史书《日本书纪》中出现的第一个外国是新罗,日本把新罗看成是宝贝,与新罗有过密切的交流。但是,到了6世纪,以罗马世界进入混乱期为契机,被迫断绝接受新罗、罗马文化,为接受中国文化改变了国家体制,积极接受佛教文化。这个时期是从新罗、罗马文化转变为中国、萨珊文化的激烈转换时期。萨珊文化是指萨珊王朝时代的传统文化。萨珊王朝是指从3世纪上半期到7世纪中期以伊朗为中心的王朝,是这个时期西亚文化的中心势力。^②除了西亚以外整个亚洲文化的影响力也非常巨大,经过东方国家7000年历史的变迁,如萨珊王朝时代的波斯湾文化艺术那样对东西两岸文化带来极大影响的时代是绝无仅有的。萨珊时代的玻璃工艺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萨珊玻璃品质来看,运用了很高水准的技术和设计,到现在为止也很难达到。萨珊文化经过隋、唐代进入中国,形成了一个结合唐文化和萨珊文化的崭新世

界文化。7世纪中期,萨珊王朝灭亡,王族的一部分逃到唐国企图东山再起,但最后以失败告终,但是这一时期为唐国带来了许多优秀的文化。中国唐代琉璃艺术的兴起也跟萨珊玻璃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理所当然,日本琉璃艺术的起源与发展与中国唐代的琉璃文化交流是分不开的。日本的亚洲水晶专卖店,在网页上指出,《琉璃》是中国唐代玻璃工艺、制作法的总称。虽然,这只不过是某些个人的观点或想法,但是恰如其分地说明中国古代尤其是唐代琉璃艺术对日本琉璃艺术的影响。反过来对日本琉璃艺术的研究对我国琉璃艺术史的研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二、日本流行的舍利瓶

7世纪左右,中国和朝鲜流行舍利崇拜,舍利崇拜是指献纳佛舍利的器具埋藏在佛塔中心柱子下了基石的一种佛教方式。这种舍利崇拜用的容器结构一般是:外层为金、铜,中间层为银、金,中心部分就是献纳佛舍利的琉璃坛子或绿色玻璃瓶。这种流行趋势也很快传播到要积极引进外国文化的日本,很多寺院的塔下献纳了舍利瓶。有文献记载,这些舍利瓶当时建寺院时惯例性地被埋在佛塔底下。例如,从日本滋贺县大津的崇福寺塔遗址出土的舍利瓶,以及在奈良法隆寺五重塔下被发现重新埋藏下来的舍利瓶。中国和朝鲜被发现的舍利瓶和上述日本的舍利瓶相比较大部分是吹制的小瓶,在技法和材料的性质方面具有共同性,可能日本的舍利瓶大部分是从中国引进的。在朝鲜和日本除了中国产的舍利瓶以外还流行过产生西亚舍利瓶。例如,韩国国立庆州博物馆收藏的绿色琉璃舍利瓶,出土于韩国庆州松林寺,大约产于7世纪波斯湾。奈良唐招提寺收藏的传说是鉴真和尚所带来的西国舍利瓶,是从西亚通过丝绸之路舶来到中

国,再次从中国输出到日本的。从图案特征来看这个舍利瓶具有西亚的玻璃器特征,可能产于保留萨珊玻璃传统的伊斯兰玻璃产地。以上事实说明,奈良时代同时流行产于中国和西亚的舍利瓶。

三、正仓院收藏的琉璃器皿

正仓院是日本宫内厅管辖的位于奈良县奈良市的东大寺大佛殿西北的大规模床架式仓库,主要收藏奈良时代与圣武天皇(724~749)、光明皇后关联的宝物,天平文化(奈良时代)为中心的多数美术工艺品的设施。正仓院作为古都奈良的文化遗产“东大寺”的一部分,被登录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中。

据相关资料记载,正仓院收藏的琉璃器皿有六件,通过对它们的形状和技术进行详细分析考证,原产地分别为波斯湾、西亚、中亚、中国,制作年代是大约从四五世纪到十七八世纪。西亚产的这些琉璃容器通过丝绸之路经过中国最终到了日本,并保护到现在,可以说正仓院是丝绸之路文化传播的终点站之一。圣武天皇喜欢的各种宝物尤其是琉璃器皿,根据天皇的命令严密保护到现在的事实证明,当时日本的文化处于相当高的水平,而且保存这些珍宝的背后隐藏着人们的见识和要保护这些宝物的强烈意志和热情。

正仓院收藏的六件琉璃器皿分别为:

第一件,深蓝色琉璃盘,比8世纪还要古老的年代制作。

第二件,白琉璃碗,比8世纪还要古老的年代制作。

第三件,白琉璃高座漆盘,约8世纪左右制作。

第四件,白琉璃水瓶,约9世纪左右制作。

第五件,深蓝色琉璃坛子,约10世纪左右制作(图1)。

第六件,绿色琉璃十二曲长盘,18世纪的乾隆玻璃(图2)。



图1 深蓝色琉璃坛子



图2 绿色琉璃十二曲长漆盘

正仓院收藏的琉璃器皿(萨珊玻璃)确实处于得天独厚的地位,欧美人谈论萨珊玻璃时常引证正仓院的琉璃器皿,连伊拉克当地人也是把正仓院的琉璃器皿看成萨珊玻璃的代表作。1979年大平正芳首相携带复原的深蓝色琉璃漆盘出席东京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作为日本古代文化和世界文化交流的象征性作品,送给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

萨珊玻璃的装饰特点是利用圆、环纹熔接术,至今为止日本、中国和朝鲜皆无能运用这种技术的玻璃专家,近几年在波斯湾也试做复原但是都以失败告终,未能复原完整的萨珊玻璃,说明这些萨珊玻璃是具有极高度、熟练技术的玻璃容器。

四、平安时代琉璃艺术特点

平安时代(800~1100)的琉璃艺术,与奈良时代的佛教气氛非常浓的舍利瓶等使用方法截然不同,正适合作为王室优雅生活的日用品的玻璃器皿的特点,可以看出琉璃艺术新的发展。

平安时代的很多文学作品里有描写琉璃的文字,如《源氏物语》、《竹取物语》、《枕草子》和《荣华物语》等作品里都屡次出现琉璃漆盘、瓶子和坛子。所有这些琉璃器皿即具有实用性,还可作为优雅的观赏品。

藤原中期的作品,藤原明衡的《新猿乐记》中专门记载中国输入商品的贸易品目,琉璃坛子是一个重要的商品,这就证明这些琉璃制品不是日本本土生产的是,而是从中国引进的。

五、日本古代琉璃艺术发展与东西文化交流以及中国琉璃的关系

日本琉璃艺术主要起源于奈良时代,是指引进琉璃制作技术以后从原材料开始制作琉璃的时代,但是,从国外引进琉璃其实是更早的弥生时代。例如弥生中后期在九州佐贺县吉野里遗址出土的管玉、九州福岡弥生后期项玖遗址出土的勾玉等,弥生时代琉璃出土品分布于九州到东北地区的广泛范围内,说明日本的琉璃早在弥生时代已经与外国有过广泛的交流。弥生时代出土的玻璃珠类主要有两个系列,分别是含铅的玻璃和不含铅的苏打玻璃。当时制作铅玻璃制品的是中国尤其是中国的中北部,制作苏打玻璃系列的是西亚、罗马文化圈的国家,这就说明弥生时代日本与中国以及西亚、罗马文化圈国家之间的玻璃文化交流。山崎一雄分析了弥生时代出土的玻璃珠的化学成分,结果含有大量的铅,也就是与中国汉代铅玻璃的成分很相似,进一步证实这些铅玻璃是从中国引进的。

关于弥生时代到之后的古坟时代,在日本有没有制作过玻璃的问题,日本的学者认为当时的技术还没有达到运用硅砂制作玻璃的程度,最多是从外国(主要是中国)引进玻璃或者玻璃的原材料,将其熔解之后制作玻璃珠、勾玉等小型物件,较大的玻璃器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况且在那个年代像中国或者西亚这样玻璃制作技术较发达的国家也只能制作一种原材料系列的玻璃,当时的日本玻璃技术无法想象从原材料开始制作琉璃。在日本出土玻璃器皿的年代主要集中在5~6世纪,出土玻璃珠类的年代,是可以清楚划分出土的年代。

5世纪以后日本主要是通过朝鲜半岛进行玻璃器物的交流,交流对象是中国、西亚以及欧洲。在地中海沿岸地区制作的玻璃器通过海路、陆路出口到南俄罗斯以及西伯利亚,再从那里经过西伯利亚草原之路到了中国北部,从此南下到朝鲜的庆州,最终输入日本。朝鲜的古玻璃大多数出土于朝鲜庆州的古新罗古坟中。如1974年庆尚北道庆州郡金冠冢、瑞凤冢等地出土的高脚杯以及玻璃碗等,这些玻璃器大多数是5~6世纪初的罗马玻璃。在朝鲜半岛出土的玻璃中,最早的是公元前后乐浪郡时代的玻璃珠以及和死者一起埋葬用的耳珥、啥蝉等陪葬品。这个时代的玻璃与在中国汉代出土的玻璃很相似。估计是朝鲜半岛北部乐浪郡(现在的平壤)在中国的分割统治时代,接受中国文化时输入的。这些事实是证实自古以来中国和朝鲜玻璃文化交流的重要依据,也是证实日本与中国玻璃艺术交流途径朝鲜的主要依据。

在地中海的沿岸出土的有深蓝色琉璃漆盘,伊拉克的巴格达出土的有白琉璃碗、白琉璃高座漆盘、白琉璃瓶等,乌兹别克斯坦康国出土的深蓝色琉璃痰罐

子,中国长安出土的具有萨珊玻璃特征的圆、环纹玻璃碗。这些出土品是古代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物。波斯湾产的琉璃制品通过丝绸之路流行在中国,例如晋代潘尼所作《琉璃碗赋》中,就描写了琉璃碗越过帕米尔高原穿过中亚的流沙,被带到中国本土的盛况。这些琉璃碗和日本正仓院收藏的白琉璃碗等相似琉璃碗的碎片,1959年在伊朗的高原北部萨珊王朝的古坟中出土,从而证实了这些琉璃碗是当时从遥远的伊朗高原通过丝绸之路舶来到中国,经过朝鲜再次越过海洋引进到日本收藏至今。

从弥生时代到现代,日本人对玻璃有着很强的感受性。玻璃制作技术也是奈良时代已经从国外引进,利用此技术制作各种玻璃器物,掌握了独创的方法,但是平安时代以后除了制作玻璃珠以外几乎没有过显著的发展。并且微小的技术,也是反复兴隆和断绝以及再兴起并持续到近代。对日本琉璃艺术的研究反证中国琉璃艺术的发展过程,弥生时代对应该中国的汉代,中国的唐代相当于日本的奈良时代到平安时代中期,奈良时代的琉璃艺术是一个从起源到高度发展的时期,这就进一步证实中国唐代琉璃艺术非常繁荣。日本平安时代之后的玻璃艺术的衰弱间接反映中国唐代以后到清代之间琉璃艺术逐渐衰弱。除了唐代以外中国琉璃艺术对日本影响较大的是清代的“乾隆玻璃”,日本认为“乾隆玻璃”是欧洲宣教师所传的玻璃技术和中国自古以来继承下来的技巧在高水平上融合而成的产物。不管是西亚、罗马玻璃还是中国产的琉璃制品在东亚的传播,中国都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这就足够证明这个年代中国琉璃艺术处于较高的水平之上。

[注 释]

由水常雄:《玻璃工艺——历史与技法》,日本樱枫社1992年版。

黑川高明:《玻璃的文明史》,日本春风社2009年版。

日本宫内厅:正仓院主页,[EB/OL].[2011-3-31].<http://shosoin.kunaicho.go.jp/>。

亚洲水晶专卖店:《琉璃的魅力》,[EB/OL].[2011-3-31].<http://www.heart-train.com/?tid=4&mode=f7>。

由水常雄:《正仓院玻璃是象征着什么——白琉璃碗中可以看出古代世界》,日本中央公论新社2009年版。

山崎一雄:《室住正世.中国古代玻璃与日本弥生时代古墓中出土的玻璃之间的关系》,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年版。

深井晋司:《关于古代东方国家的东西文化交流》,[EB/OL].[2011-3-31].<http://www.city.okayama.jp/museum/orient/exchange.html>。